

士博堂街



第一章 皮匠攤旁開常會

由一個人的服裝上，可以瞧出他的品性和意趣；自從我第一次瞧見了本書中這位主人公以後，這兩句併非名人所說，祇是出是杜撰的話，幾乎要成爲一種不可變易的格言了！

一頂綴著珊瑚小結子的瓜皮小帽子，半歪半斜地覆在腦門上；身上穿著一件愛國布夾袍子——不知是成衣匠爲他省料，還是他自己特出心裁，這

袍子竟做得非常之短，飄飄然掛在腿彎邊；因這一來，却把他裏邊穿的一條外國褲子，十分賣弄地顯露出來；而下邊更屬非常觸目而出人意外的，乃是一雙雙梁頭上面挖著雲頭的鞋子！——哈！中西合璧，新舊兼收，的確是這一個時代中一種特有的精神；而我們這位主人公尤能做得這一個時代中的代表者！然則他是怎樣的一尊人物，也就可冥想而得了！

在無論那一條弄堂中，總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皮匠攤。而大一些的弄堂，有時還有上一個水果攤。這是凡在S地居住過的人總該知道的！而他——本書的主人公這時就站在F N里弄門口，一個皮匠攤的旁邊，水果攤的對面，和幾個臭皮匠及水果攤老闆閒談著；——不，不是閒談，我後來方知道確是在開著每日一開的弄堂常會，報告弄堂事件以外，還討論著以

後種種應興應革的事宜！

反正，我的行李還沒有車得來，聽聽他們的談話，也是免去焦盼的唯一好方法！而且，我既遷到這FN里中來，從今天起，也就是這里中居民的一員。對於本里中的事件，併有無特殊的情形，都應該知道一點的。何況，現當著什麼的潮流？處著什麼的時代？一國的人民對於一國的事，都應該負著相當的責任！一里的居民對於一里的事，難道倒能漠不相關不成？我們的主人公首先發言了。他說：

「阿三！今天早上本弄堂中又出了一件事！你也知道麼？」

皮匠攤上居中坐著的，好像是老闆的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，忙把手中的工作停了一停，舉起把大紅鑲著眼眶邊的一隻眼睛，向他瞟了一眼，然後

回答道：

「陶先生！不知道！莫非又有什麼人家被強盜搶了麼？近來一起起的搶案，實在出得不少呢！」

「不是的！如果是搶案，那倒成了公開的事件，沒有談論的必要了！而且，獸子，如果本弄內今天真的出了搶案，你這個攤前豈不要平空地多上一大堆人，沸沸揚揚地談論著這件事？還要我來報告你則甚！」

「那麼，是什麼事？莫不是夫妻反目麼？還是姘頭吃醋？」水果老闆忍不住，也攔問一句了。

「統不是！讓我來告訴你們：是第二弄第三家章阿明的嫂嫂，新從小菜場買來的一條大黃魚，放在自來水龍頭旁邊，忽然不見了！」

「哦！竟是這們一回事！那可用得著你陶先生出馬了！記得從前張家走失了一隻雞，害得左鄰右舍，大家賭神罰咒。不是後來也由你查明了的麼？」皮匠阿三說。

「阿三，你的記性真好！從前果然有這們一回事！……當然，如今這件事也少不了要我出場！何況，章家嫂嫂又是很熟的人，常和我在一個桌子上碰和的！」陶先生露著很得意的神氣。

「那麼，這件案子破了沒有？連大黃魚都要偷偷，這倒是一樁新鮮話巴戲呢！」水果老闆問。

「不破案，也不成爲陶先生！不破案，也不向你們來誇口了！……哈！你道是誰幹的這樁事？……哈！真有趣！原來是住在章家對門的那個劉老

「老偷去的！」

「哦！劉老老！他爲什麼要偷章家的大黃魚？未免太眼淺了！」皮匠阿三與水果老闆齊說。

「誰說他眼淺？誰說他是偷？咳！他真不希罕這條大黃魚！他家是天天吃鷄吃鴨的！他的所以做這樁事，實因前天和章家嫂嫂在一起又著麻雀——我也是四個搭子中的一個，劉老老手中已有了一副清索子，單聽著邊七索，却被章家嫂嫂把一張七索硬扣住了。這還不算，等到別人家和了牌，她又把牌攤翻在桌上，很得意地說道：『我知道老甲魚聽的張，便是這隻小甲魚；所以硬扣住這隻小甲魚在手中，老甲魚就不成功了。』他被她老甲魚、小甲魚這一陣地鬧，一時很上了氣；所以要向她報復一下了。」

「但是，陶先生，你又不是他肚裏的蛔蟲，怎麼會猜得他的心事？」皮匠阿三自以爲這句話問得很有力量。

「我雖不能完全知道他的心事，但是，那一天也在一起，影子總有一點。因此，便走到劉老老那邊去探探，不料就被我在廚房中發見了一條大黃魚！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指著那條魚，連連笑著說：『賊賊！賊賊！』劉老老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。這件案子就此很容易地破了！」陶先生說到這裏，又很得意地笑了兩笑。

於是，皮匠阿三和水果老闆也一齊笑了起來，似乎把這一笑，表示出他們對於陶先生的這番功績很是心折的。

我却覺得這一件事太平淡一點了，似乎無談論之必要。每天一條里中，

像這樣的小事，不知要發生多少樁？如果一樁樁地談論起來，恐怕談至一世也談不了！在這行李還沒有車來的時候，我很希望再聽到幾樁重要一些的新聞。

正在這時，一個穿著玄色華絲葛短衫褲，頭上戴著一頂打鳥帽，年紀約在二十五六，滿帶流氣的光棍，口內哼著，「我本是，一窮儒，……」不三不四的京調，從里內走了出來。

「阿森！今天『血』旺不旺？（即有錢無錢之意）怎麼這般寫意，哼起京調來了？」皮匠阿三喚住他。

「真是我的阿三哥！有什麼寫意得出！……唉！今天真是『蠡山頭』，（即晦氣之意）不是這位陶先生勸住我，我真要和那個起碼人拚個你死我

活呢？」

「阿森，不是我說你，你的眼睛也太欠亮了！怎麼也不拔拔對方的苗頭，就一味地和人家拚起來？今天如果不是我在場，你恐怕要吃一個眼前虧呢！而且這件事平心論起來，究竟你也有不是的地方，禍總是由你先闖起的！」陶先生接口說。

「怎麼我也有不是的地方！我祇是一個不留神，把幾點開水澆潑在他的腳上。這是一根汗毛也不致於燙傷的，算得什麼大不了的事！」

「話不是這般說，如果你這幾點開水，澆潑在旁的不緊要的人腳上；不但一點事情沒有，或者反有生意經出來了！像你上個月踏了那個『屈死』一脚，不是反過來還把他咬上一口，請他吃上一頓生活之外，還教他拉上

十張檯子麼？可是，現在和你『吃門』的這個人，却不是這般容易地打發！你先要知道，他的老頭子是誰？」

「老頭子是誰？老頭子是誰？」皮匠阿三，同著水果老闆都帶著很有趣的樣子，不約而同地問起來了。

陶祇把手向里外一指，帶笑輕輕地說，「除了住在對面的那一位，還有誰能使我看得這般鄭重其事！」於是，阿森也一聲不響了。皮匠阿三水果老闆齊把舌頭吐一吐，說道：

「原來是他！這的確不是當要的！現在又有誰能比他勢力大呢？」

我在旁聽了這番話，倒又覺得有些慨然了：「在這S埠，真有許多使人嘔氣的地方，動不動就有什麼老頭子出來講話！公理是有時候不大講的！

突然地，有個十八九歲，打扮得很妖嬈的姑娘，匆匆地向里口走來，一見有許多人在談話，却又匆匆地掉轉身驅走了。

陶先生一見了她，即向地上吐了幾口唾沫，隨又哈哈大笑起來。

「陶先生！你瘋魔了麼？爲何這般模樣？」皮匠阿三問。

「陶先生見了這個白牡丹，當然要發起瘋來了！而且，講句公道的話：也祇有陶先生這般的品貌，方能吃得著這塊天鵝肉！我們是不配的！」水果老闆接口說。

於是，我倒又要把陶先生這副品貌，細細賞鑑一下了：一張尖而且長的瘦臉，中間聳出了一個鷹爪鼻子，好似長堤之上，矗露著一個寶塔尖！兩

個胡椒也似的眼睛，綴上兩道毛刷似的眉毛，小的愈見其小，濃的愈見其濃了！一張血盆大嘴，却有幾個燦爛的金牙齒在說話的時候露出來。講到品貌，的確是好品貌！祇可惜這個白牡丹，驚鴻一瞥地走了去，沒有經我細細地瞻仰得，不知能不能配得住這位陶先生！

這時陶先生向二人怒目瞧了一眼，氣憤憤地說道：

「你們不要瞎嚼蛆了！想起我昨晚撞見的那樁事，兀自令人可笑可氣又可惱！……昨晚十句多鐘的時候，我開出後門去小便，忽見有黑越越的一堆東西在牆邊，還以為是兩條狗站在那裏。正想叱時，這一堆東西忽然升直起來，竟變了一男一女的兩個人；立刻大家拉了褲子，掉轉身飛逃而去。這男的逃得太快，可惜我瞧不清楚他是誰？這女的却一點沒有瞧錯，明

明就是這白牡丹，無怪她剛纔見了我在這裏，不敢走到里口來了！」

「陶先生！你的眼福真好，竟會瞧見這們一局戲！不過換了是我，定要追上去拉住了這白牡丹，要求抽上一個頭兒呢！」皮匠阿三笑著說。

「咳！抽個頭兒！……你也不瞧瞧現在是什麼天氣？不要頭兒沒有抽得成，夾陰傷寒倒上了身了！你真和那個『阿木靈』的男的一般地是『極生』！」這是水果老闆的話。

「這話倒是不錯！……哈！我真不懂！S地多的是旅館，真是再便當，再寫意也沒有！他們為什麼不到那邊去，偏要冒著險這們地幹！」陶先生接著說。

「沒有這班『極生』，怎麼有『露天牌九』這句話？你們真是不開眼，

如果高興到弄頭弄尾去瞧瞧，這種『露天牌九』每晚一定可以瞧得到幾場的！……不是我阿森說句話：這個里內的一班大姐姐，個個都是『濫污貨』，祇要你高興和她去推『露天牌九』，她萬萬不會『打你匯票』的！」阿森也發起議論來了。

可是，他的話剛說完，肩上早已着了很重的一掌，併有破竹似的一個喉嚨在說道：

「賊阿森！你少說幾句罷！你說這一條里內的大姐姐都是『濫污貨』，難道我們的阿招也是『濫污貨』麼？她曾經和什麼人推過『露天牌九』？倒要你給我一句話！」

阿森忙回身一瞧時，早見一個打扮得妖妖嬈嬈，顴骨突得很出，畫著兩

道濃黑的眉毛的半老婦人，立在他的面前。

「沈師母！你們的阿招年紀還小，算不得是大姐姐呢！」阿森不得不支吾了。

這半老婦人重重地啐了一口，又向陶先生說道：

「搭子已是湊齊，你快些去上場罷，免得把這禮拜日白白地過去！」

在陶先生點頭答允的時候，我的行李恰恰車到里口。陶先生又看了一眼，緊接著說道：

「那裏又搬來了一家人家？莫非是搬入第三弄第四家的？那邊的屋子上前天空了出來了。」說完這話，即同了那半老婦人走了。

我押著行李車走進里來，又聽得那皮匠阿三說：

「真也是前世的事！陶先生見了這沈寡婦，竟會是這們地服服貼貼的！

「陶先生大概是喜歡吃老蟹的；所以，被這老蟹箝住了，放都放不掉呢！水果老闆也緊接著說起笑話來了。

在我遷移到新屋後的第三天，忽接到從前也住在這條F N里中的一個朋友的一封信。信內除了普通的寒暄以外，還在收煞的地方帶上一句話道：

「這條里中，有個遐邇聞名的弄堂博士，你也瞻仰過他的丰采沒有？」於是，這位鷹爪鼻子，中西合璧的陶先生，又在我的腦膜上浮現了一下